挂坠是个透明的小盒。挂在兔子胸前时，就像是一块勋章。里面装着的碎片看似原本属于一个球体。微光沉淀在碎片底部，已经很不安定，随时都会熄灭。赭石慢慢从脖子上摘下挂坠，在人类注视之下轻轻放在地面，然后后退着返回兔群中间。副会长眼光追随着赭石的一举一动，脸上的表情丝毫没有舒缓。

副会长手无寸铁，却震慑住了以军师为首的一群兔子。她提出要查看赭石的挂坠盒，后者不敢不答应。装着发光碎片的挂坠盒已经放在副会长眼前，她却并不急于取来观看。

在她背后，朋友席地而坐。

她没被夺来的兵器的拉胯枪托捶断骨头。但是大战步枪原本就不是为立射设计，端起来开火两次足以令人身心俱损。装填好的第三发子弹原先是立刻转向，枪口直捅没回过神来的游击队长。幸而副会长及时赶到，调停了这场争端。人类和兔子互换了人质，朋友得以休息，而受到严重惊吓的赛兰被两只兔子搀着返回了队伍后方。

“哇哦，赛兰这家伙怎么这么怂，他腿都软了耶”

“得了。那枪口比脸还大，换了你也得怂”

一老一少两只林地兔交头接耳。赛兰的确哆哆嗦嗦，却还是强打精神。连带着赭石也无暇关注交出去的挂坠盒，而是充满担忧地回望队长的背影。

“拉斯普京呢？”

“他说他腰断了走不了路，所以我把他丢进清扫间的水桶里了”

朋友的脸色前所未有地严峻。

“盖严了吗？”

……可惜副会长并不想搭茬。在她展开追击战之前，拉斯普京反复宣称自己腰痛难耐，令她忍无可忍，于是她按照自己心目中的最高规格把白兔厚葬，在水桶盖上还倒扣了放抹布的篓子，大可不必担心他被魔兽找到。但这段说明实在不适于现在进行。无视朋友，副会长低下头，被注视的赭石下意识地一激灵。

“你老实交代，这个东西——这个碎片，你从哪儿拿来的？？”

眼下的栗毛垂耳兔的抖得说不成话。圆圆的兔眼里瞬间溢满了泪水。

“你倒是说点什么啊——别掉泪，站直了说话！”

被逼问的小兔子原本还能勉强忍住眼泪，副会长的警告却起到了反作用。无可奈何地看了一眼怎么都拒绝说话、现在还扑扑簌簌落泪的栗毛兔，副会长坐回地面，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向背后的友人抱怨。

“看来拉斯普京说的是真的，兔子确实没胆子跟人说话”

“……就你那么凶，光是旁听我都快哭了。”

“你可拉倒吧。我怎么记得以前审你的时候，你可是冷静得不行……呃。”

讯问一筹莫展，副会长从打开的挂坠盒里拿出发光的碎片放在手心。碎片比想象中的还要重——和它相比，透明挂坠盒就像塑料纸一样没有质量——摸起来的质地则像是珐琅，弧形的表面显然是构成了一颗“蛋”的底面。

“好吧好吧。那你告诉我，今晚你们怎么抓到那个人的？这总可以吧？”

“咳咳。这个嘛，就让我来解释吧”

队伍里的高附清了清嗓子挺身而出。

“等、等等，赛兰抓人的时候咱俩不是根本没在场吗！”

“这有什么办法，队长和军师都被吓傻了，现在只有我这个老兵能跟人类交涉了不是么”

一老一少两只林地兔子边说相声边站到了副会长眼前。

“拜托你交涉的时候别瞎编”

副会长不抱希望，以一边膝盖为支点的手臂撑住了腮，垂下眼来看地上挺直了腰杆、兔耳有别人两倍长的成年林地兔。

“哎哟，小姑娘，瞧你这话说的。我都没看见，可不就是只能瞎编吗？”

“但好在今晚的运输计划需要和本队配合一致，所以赛兰他们在哪儿干了什么，我心里都有底”

在地下边境的生活和从事运输业的经验使得高附即使应对起人类来也并不紧张。

“——赛兰呢，纯属是误打误撞。”

＃1203房间被做过手脚（=为了防止监听在墙里设置了屏蔽层），所以听不到鲸歌。这个hint使人发现那里有问题

**# 小千成为魔法少女只是为了从迷宫化了的学校出来，而非任何高尚理由。她的助人特性都体现在沙龙邪教上。“助人者的求助”**

**兔子的战斗力并不差，但是都被拉斯普京用于镇压造反/拱卫和监视女王，面向外部的力量极为孱弱。如果攻入内部可能会被兔子高科技射成筛子**

实际上的精英病发病有着“诱因”。友人推测出诱因存在于沙龙之内，是千金试图控制的要素。会长得知这个情报后顿悟。两人都觉得诱因是对方但并没有点明

可用情节#8: 朋友和拉斯普京的单独巡逻。后者试图劝诱前者变身，并为此答应对方进入地下。

途中的第一次开口是劝诱，之后朋友核对了事件当夜的详情。